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帝國EMPIRE

大英世界秩序興衰
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

Niall Ferguson
尼爾·弗格森
著

廣場 全球紀行10

帝國

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作者 尼爾·弗格森

責任編輯 葉新亭

總編輯 沈昭明

美術設計 達人整合設計

內文排版 普林特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圖表重繪 呂昀禾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
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廣場出版

發行 遠足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3號6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8667-1851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E-Mail service@sinobooks.com.tw

官方網站 <http://www.bookrep.com.tw/newsino/index.asp>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二版三刷 二〇一三年五月

定價 499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缺頁或破損請寄回〉

《EMPIRE》Copyright © 2003 Niall Ferguson All rights reserved

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睿容譯。--

初版。-- 新北市：廣場出版社：遠足文化發行，2012.11

面；15.5 X 23公分。-- (全球紀行；10)

譯自：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ISBN 978-986-88842-0-5

1.英國史 2.帝國主義

741.1

101020209

銘謝

本書付梓全靠眾人協助。許多人都認為自己只是在幫忙製作公司或電視台完成一部紀錄片而已，其實他們對本書貢獻良多。

首先感謝Channel 四歷史節目組組長Janice Hadlow，她的發想促成了本書和紀錄片的發行；另外，十分感謝Janice的代理人、同時也是紀錄片的第一任製作人Hamish Mykura。我對Blakeway製作公司的工作團隊深表感謝：執行製作人Denys Blakeway，接任Mykura為紀錄片製作人的Charles Miller，紀錄片副製作人Melanie Fall，製作助理Helen Britton及Rosie Schellenberg，紀錄片研究員Grace Chapman，研究員Alex Watson，Joanna Potts以及Rosalind Bentley，製作協調人Emma Macfarlane，製作經理Clare Odgers，辦公室經理Kate Macky。

在紀錄片帝國的拍攝過程中，我也從Russell Barnes，Adrian Pennick，以及David Wilson三位導演身上學習不少和觀眾說故事的技巧，同時也對攝影師Dewald Aukema，Tim Cragg，Vaughan Matthews及Chris Openshaw；攝影助理Dhruv Singh；及音效師Adam Prescod，Martin Geissmann，Tony Bensusan，及Paul Kennedy深表感謝。

電視節目製作過程中，散居各國的協調人員扮演重要角色，感謝他們盡力協調當地事務，製作團隊才得以取得拍攝權，在此十分感謝牙買加的Maxine Walters及Ele Rickham，美國的Matt Bainbridge，澳洲的Sam Jennings，獅子山共和國的Lansana Fofana，南非的Goran Music，尚比亞的Alan Harkness，桑吉巴的Nicky Sayer，土耳其的Funda Odemis，印度的Tony Sinclair及Reinee Ghosh。

以下人士在製作過程中提供多項協助，在此一併致謝：Alric Lamartinière中學校長Nasir，Joan Abrahams，Richard and Jane Aitken，Gourab K點Banerji，Rod Beattie，A點Chatterjee教授，Dayn Cooper，Tom Cunningham，Steve Dodd，Eric Doucot，Tessa Fleischer，Rob Fransisco，Penny Fustle，Alan Harkness，Peter Jacques，Pastor Hendric James，Jean François Lesage，Swapna Liddle，Neil McKendrick，Ravi Manet，John Manson，Bill Markham，Said Suleiman Mohammed，George Mudavanhu，Chief Mukuni，Gremlin Napier，Tracy O' Brian，Adolph Oppong，Mabvuto Phiri，Victoria Phiri，G點S點Rawat，Ludi Schulze，His Excellency Viren Shah，Mark Shaw，Ratanjit Singh，Jane Skinner，Mary Slattery，Iona Smith，Simon Smith，Angus Stevens，Colin Steyn，Philip Tetley，Douglas Toto牧師，Chris Watt中尉及Elria Wessels中尉。

作家需要優秀的經紀人協助，我很幸運能與Knight Ayton經紀公司的Clare Alexander，Sally Riley，Gillon Aitken，及Sue Ayton；Penguin出版社的Anthony Forbes—Watson，Helen Fraser，Cecilia Mackay，Richard Marston及Andrew Rosenheim合作。在此也特別感謝編輯Simon Winder的鼓勵，他對工作的熱忱無人能及。

若沒有牛津大學耶穌學院的同事及牛津大學歷史學系的支持，我不會有閒暇撰寫本書，更不可能騰出時間來拍攝紀錄片，在此特別感謝Bernhard Fulda，Felicity Heal及Turlough Stone的幫忙。

最後，在許多家族成員的協助之下，我才得以發現家族過去和帝國的連結，在此特別感謝父親Campbell Ferguson和母親Molly Ferguson，祖母May Hamilton，岳父Ken Douglas和岳母Vivienne Douglas以及定居加拿大的表親Sylvia Peters的協助。當年父親離鄉背井體驗帝國經驗時，Susan，Felix，Freya及Lachlan守護著家園，此前許多家族成員也曾默默守護著家園，在此也一併致謝。

在高合作性的集體作品中，人為疏漏在所難免，許多細心的讀者曾不吝致函指正，在此特別感謝L點W點Haigh先生。對本書中所有疏漏，本人將承擔完全責任。

牛津大學耶穌學院 二〇〇三年七月

目錄

前言	005
第一章 英國何以異軍突起？	029
第二章 白色禍患	089
第三章 使命	159
第四章 上帝恩寵的民族	215
第五章 馬克沁機槍的威力	281
第六章 帝國的衰落	365
結論	443

帝國 Empire

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廣場出版
AGORA
OF BOOK REPUBLIC

黃昏時分，古老河流的寬闊主流靜靜地流淌，在造福河岸居民多年之後，寧靜而肅穆地流向地平線盡頭。潮起潮落，奔流不息，古往今來人們乘船往來穿梭，無論是回歸故里還是遠赴海外參戰。這個民族引以為傲的人們都曾受其相助，也對它相當熟悉，它乘載過各式各樣的船隻，過往船隻的名號如夜晚閃耀的珠寶般璀璨。它十分了解這些過客，冒險家和拓荒者，國王和各式人等的船隊、船長、海軍司令、陰險狡詐的東方貿易商、受東印度艦隊委託的「將軍」，由德特福特、格林威治、伊里斯啟程遠征。追逐黃金和榮耀的人們，都將隨水而逝，無論是身配長劍、還是舉著火把、陸地能量的使者、神聖火炬的傳遞使者、人類的夢想、英聯邦的種子和帝國的萌芽，無論多麼偉大的使命，萬事萬物都會隨著河流退潮流向神秘未知之地……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目錄

前言	005
第一章 英國何以異軍突起？	029
第二章 白色禍患	089
第三章 使命	159
第四章 上帝恩寵的民族	215
第五章 馬克沁機槍的威力	281
第六章 帝國的衰落	365
結論	443

前言

英國今日掌控三億五千萬外國人民的命運，假若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無法有效管理，他們也容易遭受劫掠及淪為不公平待遇的對象。英國的統治當然並非完美，但容我在此大膽斷言，此前從未有任任何一個國家能給予被統治國如此安全的保障。

喬治·M·朗教授，一九〇九年

：殖民主義導致了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排外情結以及其他相關的不包容態度或行為。非洲人及其後裔，亞洲人後裔以及眾多原住民曾經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如今也持續承受殖民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

《德爾班宣言》

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排外情結及其他相關不包容態度或行為之世界會議（二〇〇一）

曾經有一個帝國統治著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與疆域，以及主導幾近全部的海域。大英帝國曾經是個前所未見的龐大帝國，這個位於歐洲西北部的多雨小島如何能統領全球？這不僅僅是英國歷史關心的議題，更是世界歷史關注的焦點，本書將嘗試解答這項議題，此外，也將提出另一個較難論斷的議題——「帝國」究竟是好還是壞？

如今普遍認為，帝國總體而言是不好的建制。帝國之所以會換得如此惡名無非是它曾經參與大西洋奴隸買賣並涉及奴隸制度。如今這個議題已不再是單純的歷史評價議題，而演變成政治論戰，甚至是潛在的法律議題。一九九九年八月於迦納首都阿克拉舉辦之非洲世界關於賠償及難民遣返真實委員會（African World Reparations and Repatriation Truth Commission）曾要求「曾經參與奴隸買賣及殖民主義並從中獲利的所有西歐國家及美國，均應作出賠償。」若以奴隸買賣過程中喪生的非洲人口，以及殖民時期自非洲掠奪的黃金、鑽石及其他礦產的價值來估計，賠償總額達七百七十七兆美元。一八五〇年之前，乘船橫渡大西洋成為奴隸的一千萬非洲人之中，英國船隻載運了三百萬人，以此觀之，英國必須負擔的賠償金額高達一五〇兆英鎊。

這樣的聲明看來似乎有些荒謬，但二〇〇一年夏天於南非德爾班舉辦的聯合國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排外情結及其他相關不容態度或行為之世界會議卻給予上述的觀點諸多正面激勵。會議的最終報告「承認」奴隸制度及奴隸買賣是「有違人道的犯罪行為」，因為這樣的罪行，「讓非洲人及其後裔，亞洲人後裔以及眾多原住民」曾成為「受害者」。在另一份會議發表的聲明則隨意地將「殖民主義」與「奴隸制度，奴隸買賣，種族隔離，及種族屠殺」畫上等號，並全面號召聯合國會員國「尊重過往悲劇受害者的記憶」，並指出「一些國家已主動為過往犯下的嚴重錯誤提出道歉並賠償，會議呼籲」那些尚未對受害者自尊重建作出任何行動的國家應儘速以適當方式回應。」

英國國內亦十分關注這些呼籲，二〇〇二年五月，位於倫敦、被視為新工黨的先驅的德摩斯智庫（think tank Demos）董事建議英國女王應即啟程「造訪世界各地，為過往大英帝國時期犯下的原罪道歉，為有效緊密結合大英國協各國邁開第一步。」報導此項消息的媒體還加上一條有用的註解，「於一九一八年發展到達巔峰的大英帝國曾統治世界近四分之一的地區及人民，然而批判者認為帝國龐大的財富是建立在壓迫和剝削之上的。」

在我寫作本書的同時，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網站顯然是為學齡孩童寫出以下這則對於帝國時期歷史的尖銳綜觀：

大英帝國之所以偉大，不外乎是殺害了許多軍備實力較弱的人民，並竊取了他們的國家。槍械大肆屠殺曾一度為軍隊的戰略顯學，即便這樣的作法後來有了改變。許多英勇的革命抗議者（諸如甘地）有感於人民的殷殷期盼起身抗暴而帶來轉變。

一位知名的歷史學者近來於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節目中提出幾個問題，可說是濃縮了現今一般人對英國歷史的解讀和認知。他問道：「一個崇尚自由的民族何以會以征服他人國度為榮？…一個崇尚自由的帝國何以會成為一個奴役帝國？即便是出自『善意』，英國人何以會因盲目崇拜市場而犧牲『共同人性』？」

受益者

多虧了大英帝國，我的家族得以散佈世界各地——加拿大的艾伯塔省，加拿大安大略省，美國費城，以及澳洲的伯斯都有他們的足跡。多虧了大英帝國，我的祖父約翰得以於二十幾歲時到厄瓜多爾*向印第安人兜售五金和低品質的私釀烈酒。他帶回來的兩幅描繪安地斯山脈的大型油畫就懸掛在祖母客廳的牆上，我從小就是看著這兩幅畫長大的。祖母展示櫃裡還有兩個滿面愁容的印第安娃娃，背上揹滿了柴薪，與一旁精緻的瓷器娃娃形成極不協調的畫面。多虧了大英帝國，我的外祖父湯姆·漢彌爾頓（Tom Hamilton）曾於英國皇家空軍服役三年，於印度及緬甸與日軍作戰。外祖母珍藏著他寄回的家書，其中的敏銳觀察和流暢文句呈現了戰時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並提出對自由主義的懷疑，形成他的哲學思想的核心。至今我仍記得翻閱他駐防印度期間的照片時的喜悅，或是聽聞他述說俯衝攫取風箏或是忍受酷熱難耐氣候的悸動，記憶中的喜悅仍深植我心。多虧了大英帝國，我的叔叔伊恩弗格森（Ian Ferguson）取得建築師執照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服務於加爾各答吉蘭德斯（Gillanders）管理的子公司。他的職業生涯起始於英國皇家海軍，他的後半輩子全部是在海外渡過，一開始是非洲，之後又輾轉於波斯灣各國。對我而言，他就是典型的派外工作者，還帶有一些探險家的色彩：被太陽曬得黝黑的肌膚，大口喝酒以及極度的憤世嫉俗。在我還很小的時候，他是唯一一位將我視為成年人的成人，他的言談總是充滿著褻瀆神明的思想和黑色幽默。

*厄瓜多爾並非英國殖民地，但曾是英國於拉丁美洲「非正式」經濟帝國的一部分。

他的手足，也就是家父，也曾有過漂泊異鄉的日子。一九六六年，當他於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完成醫學教育後，他不顧親友的反對舉家遷往肯亞，於首都奈洛比（Nairobi）教書及行醫達兩年。因此，多虧了大英帝國，我的兒時記憶充滿著殖民時期的非洲，即便當時肯亞已宣告獨立達三年，廣播也常常播放肯亞第一任總統喬莫·肯亞塔（Jomo Kenyatta）的招牌語調「讓我們團結起來」，但自電影慾望城（White Mischief）^①劇情中設定的一九四一年以來，情況少有改變。我們擁有一幢陽台圍繞的一層樓平房，有女僕幫忙打理，偶爾還會用斯瓦希里語（Swahili）^②交談，這些景象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安全感。那曾經是一段美好的時光，無論是親眼目睹追趕獵物的獵豹，耳邊繚繞著基庫尤（Kikuyu）^③女人的歌聲，第一場雨帶來的清新氣息，以及成熟芒果的香甜滋味，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深處。我懷疑這是家母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雖然最後我們還是回到了格拉斯哥，終日被灰濛濛的天空及冬季半溶之雪所圍繞，但我們的屋子擺滿了自肯亞帶回來的紀念品。沙發上鋪著羚羊皮，馬賽武士的畫像就懸掛在牆上，我和姐姐總愛坐在一張雕功粗獷卻裝飾精美的腳凳上，我們各自都有一只斑馬皮製成的鼓，一個蒙巴薩產的漂亮籃子，一支羚羊鬃毛製的蒼蠅拍，以及一個基庫尤娃娃。當時我們對自己的際遇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自己在一個小型的殖民博物館長大成，至今我還收藏著河馬，疣豬，大象，獅子的木雕，這些曾經是我最珍藏的寶物。

我們終究是回到蘇格蘭老家，再也沒回去肯亞。但我的姑奶奶阿妮耶絲·弗格森（大部分人喚她「阿妮」）卻再也沒回到蘇格蘭。阿妮出生於一八八八年，是我那身為園丁的曾祖父詹姆士·弗格森與其第一任太太瑪麗的女兒，阿妮身體力行讓家族成員親眼目睹大英帝國如何幫助個人實踐夢想。阿妮和她的先生恩斯特·布朗受到加拿大大草原的照片所吸引，兩人決定一九二一年離開他們位於蘇格蘭法艾夫（Fife）的

家園和親友，前往遙遠的西部無償取得薩斯喀徹旺省（Saskatchewan）^④一六〇英畝的處女地，契約中唯一的規定是他們必須在此定居並開墾土地。根據家族流傳下來的故事，他們原本是要搭乘鐵達尼號（Titanic）前往，但後來很幸運的他們並沒有上船，只有行李沈沒在茫茫大海。雖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但行李沒了也意謂著他們必須從無到有建立新生活；其次，如果他們當初前往加拿大是為了逃離蘇格蘭討人厭的陰沈冬季，那可真是大錯特錯，格蘭萊克（Glenock）是一片狂風肆虐的荒原，溫度驟降起來比陰雨綿綿的法伊夫還低。恩斯特寫給他大嫂內禮的信中形容當地的天候「實在是嚴寒難耐。」他們胼手胝足建立起來第一處遮風避雨的家園簡陋極了，他們稱之為「雞舍」，離最近的城鎮摩斯橋（Moose Jaw）還有約一五二·八公里（九十五英哩）之遙，一開始的鄰居是印地安人，他們運氣不錯，對方還算友善。從阿妮每年聖誕節寄給親友的黑白照片看來，「草原之家」最終是一個述說著邁向成功、充滿著成就感以及幸福得來不易的故事，阿妮成為三位健康孩子的母親之後，當年離鄉背井的憔悴面容也隨之不見；恩斯特則隨著在草原辛勤工作換得一身黝黑的膚色及寬闊的肩膀。他刮去鬍子，原本看來鬼鬼祟祟的面容變得俊美了起來。木製農舍也取代了最初的雞舍，曾有的遺世孤立也隨著更多的蘇格蘭人進駐而消逝。在異地的蘇格蘭同鄉們可以一同慶祝新年，畢竟在蘇格蘭同鄉聚居在此之前，他們很少慶祝新年。他們的曾孫輩十人目前全部定居於加拿大，而今日加拿大的國民年平均所得不但高出英國一〇%，更僅次於美國。這一切多虧了大英帝國。

如果說我是生長在帝國的陰影之下，難免會給人慘淡的印象。實際上，對蘇格蘭人而言，大英帝國如同燦爛的陽光，帶給許多人機會和希望。在一九七〇年代，大英帝國的版圖已所剩無幾，但我的家族命運長久以來深受帝國文化精神的影響，因此帝國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帝國的傳統無處不在，人們已將其視為歷史的一部分。即便在加拿大渡假，也無法改變這種印象；即便天主教國家愛爾蘭對英國的持續中傷，也

無法改變當時它們仍是克萊德（Clyde）南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始終認為格拉斯哥是大英帝國的「二級城市」，心悅臣服地閱讀著亨利·萊特·哈葛德（H. Rider Haggard）^⑤以及約翰·布臣（John Buchan）^⑥的小說，酷愛各式各樣帶有帝國特色的體育活動，最棒的就是不列顛雄獅隊於澳洲、紐西蘭以及南非的巡迴橄欖球賽，令人遺憾的是，南非的比賽最後終止了。* 在家裡，我們吃得是「帝國餅乾」；在學校，我們則練習「帝國射擊」。

反對意見

在我的青少年時期，身穿紅外套、嘴唇高傲嚴肅地緊閉著、頭戴鋼盔的英國人統治世界的形象淪為一種笑談，成為電影《百鳥嬉春》（Carry On Up the Khyber）、《媽，這還沒半熟》（It Ain't Half Hot Mum）以及《蒙蒂蟒蛇之飛行馬戲團》（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Carry On Up the Khyber, It Ain't Half Hot Mum and 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的素材。這類形象的原型可能是來自蒙蒂·派森（Monty Python）的電影《生活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fe），當與祖魯人的戰役身受重傷、滿身是血的湯米狂喜地高喊：「先生！我殺了十五個傢伙。如果我回去的話，肯定會被吊死。留在這裡，至少他們還會頒給我勳章，先生！」

一九八二年我進入牛津大學，再也沒有人會拿過去帝國的輝煌歷史開玩笑，當時牛津大學學生會還常

*事實上，禁止非洲體育活動巡迴與我年輕時信仰的自由帝國主義思想不謀而合。事實證明，否定南非黑人的公民及政治權利讓他們更清楚捍衛自己的膚色和打破英國人的主導權，雖然早期這些努力並未成功，但不可否認的，這是英國人所帶來的啟發。因此，我認為為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與英國統治毫無關連，也不認為英國有系統地落實種族隔離系統。

常針對一些像是「我們對殖民統治感到抱歉」之類的嚴肅課題進行辯論，年輕愚昧的我很直接的表達心中的反對意見，魯莽行事的結果就是讓我的學生領袖生涯草草結束。直到那時，我才開始明白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樣，對於英國過去的帝國統治懷抱著自信及美好的評價。一些與我同年的人意識到我準備為英國過去的帝國歷史辯護時，顯得十分驚駭，好似我的行為傷天害理、於法不容。隨著我熱切而深入的研究這項議題時，我才逐漸了解到先前我的家族和我被大大誤導了：形成並維持大英帝國所投入的成本遠高於它所帶來的利益，帝國終究還是人類歷史的壞事之一。

我並不打算在此重述反對帝國主義者論述的細節，我認為這些論述可以歸結為以下二點：對被殖民者的負面影響以及對殖民者的負面結果。首先，民族主義者和馬克斯主義者的觀點主要在探討帝國主義對被殖民者的負面影響，從蒙兀兒朝歷史學者高拉姆·候塞因·汗（Gholam Hossein Khan）一七八九年所著的《當代評論》（Seir Mutaqherin）、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一九七八年所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列寧以及許多其他思想流派均表達了這個觀點。另外，自由主義觀點主要則是在探討帝國主義對對殖民者的負面結果，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⁷以降，許多人認為，即便以英國自身的角度來看，維持大英帝國龐大的機器持續運轉所投入的資源根本是一種「浪費」。

民族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帝國主義就是一種赤裸裸的經濟剝削，無論由那個角度來觀察殖民統治，包括歐洲人看似真心努力理解和研究原住民文化，就本質上來說，都只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被殖民者的剩餘價值。自由主義論的中心假設更顯得處處矛盾，他們認為由於帝國主義扭曲了市場力量，靠著軍事武力及特惠稅制好讓宗主國得以進行商業壟斷，即便對宗主國自身長遠的經濟利益角度來觀察，也是不利的。這種觀點認為，與世界各地進行自由經濟融合比透過帝國主義進行強制融合更有效。因此，對英國來

說，將有限資源投資於國內的產業可能要比投資於散落世界各地、遙不可及的殖民地更有意義，畢竟如果不用負擔捍衛龐大帝國版圖的開銷，納稅人可以完全將這些錢用於現代消費品上。一位歷史學家在新版《牛津大英帝國史》(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中甚至推算出如果英國在一八四〇年代中期就沒有帝國的包袱，那麼它有希望獲得的「去殖民化紅利」相當於減稅二五%，這筆省下來的稅賦可用於投資電力、汽車、消費耐用品，進而大大促進英國的工業現代化。

近一個世紀之前，約翰·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⑧和李奧納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⑨等人就提出類似的論點。從某個程度上來說，他們分別繼承了一八四〇和一八五〇年代的理查·凱柏登(Richard Cobden)^⑩與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⑪的思想。亞當·斯密(Adam Smith)一七七六年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也對以下說法存疑——「被殖民國也必須供給殖民國所需，而殖民國的國民也不得不從其殖民統治下的產品生產國購買所需的產品。」理查·凱柏登(Richard Cobden)最早堅信英國在進行貿易擴張的同時，必須同時完全不干預外交政策。他堅信，國際貿易本身就是一帖「萬靈丹」(grand panacea) ..

(國際貿易)就像一項有益的醫學發現，為世界各國帶來健全發展並藉此體驗文明社會的美好。英國向文明程度更低的社群輸出的，不僅僅是大宗貨物，還有智慧的種子和豐碩的思想。在參觀過英國製造工業基地之後，各國商旅返國後也將成為鼓吹自由、和平與良政的佈道者。同時，足跡遍布歐洲各個港口的英國製蒸汽船以及備受各國矚目的鐵路，均成為各國爭相談論的焦點話題，這些都成為宣傳文明體制與價值最好的廣告和入場券。